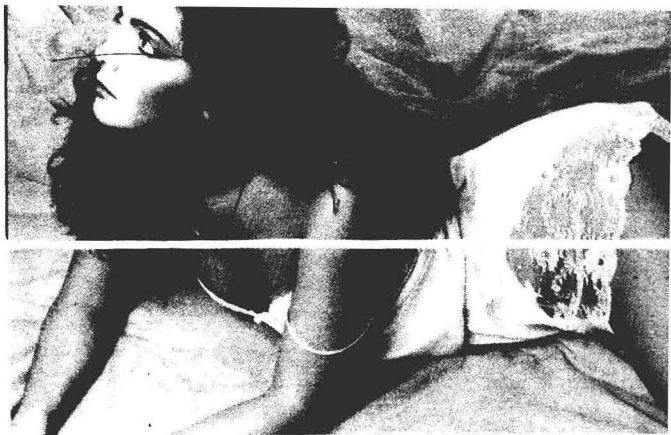


梦断星河

(美) 杰奎琳·苏珊 著
胡心吾 刘若宏 译
王爱飞 校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

〔美〕杰奎琳·苏珊 著

梦断星河

胡心吾 刘若宏 译
王爰飞 校

责任编辑：陈建华

封面设计：文小牛

版面设计：杨 桦

Valley of The Dolls

by Jacqueline Susann

据 Bantam 37th printing 1971

书名 梦断星河

作者 【美】杰奎琳·苏珊

译者 胡心吾 刘若宏

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

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（成都盐道街三号）

印刷 兰州八一印刷厂

1991年4月第一版 开本 787×1092 1/32

1991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8.5

印数 1—10000册 字数 400千

L SBN7-5411-0367-5/I·342

定价：6.90（上、下）

梦断星河

(下)

詹妮弗

一九四七年五月

詹妮弗坐在游泳池旁边的伞荫里，又读了一遍安妮的来信。从信上看，她很乐观——这是第一封没有提及莱昂的信。她大概终于挺过来了。可她怎么还能住在他的公寓里？她还在希望将来有一天他会回来，在他离开五个月后？真不敢相信，半年多，他竟一个字都没有写！这只说明一个问题：你永远别想知道男人心里想的到底是什么。就拿她和托尼照的那些照片来说，看上去他们多么幸福——好莱坞最幸福的一对夫妇！

阳光从阳伞下射了进来，她伸手把伞架往斜里拉了拉，不让阳光照着自己。当然要遮住阳光——在加利福尼亚，一个姑娘在太阳底下得了荨麻疹，就完了。她生气地瞪着天空中那个燃烧着橙色火球，它总是悬挂在那里，这是在加利福尼亚你唯一可以指望的东西。有时候，早晨偶尔也会有一层薄雾，但这个柠檬色圆盘还会照常露面。开始还有点难为

情，后来，好象是自吹自擂，它会忽然大放光芒，将云雾一扫而光，露出一副胜利者的脸，独占着湛蓝色的天空。

她叹了口气。自从元月份她到这儿后，每天都象盛夏的天气一样。天不下雨，那些讨厌的桔子怎么生长呢？在东部，五月一到，就可以尽情享受美好的时日了。她留恋纽约。现在，那儿空气中一定洋溢着第一批花香了。冬装已被收藏起来，人们正悠闲地坐在中心公园里的自助食堂外面。你也可以在市内散步！除非你在加利福尼亚住过，否则你难以体会到散步的乐趣。在纽约，甚至还可以在夜间散步。你如果没有什么事，可以沿着第五大街散步、逛商店或去看场晚场电影，还可以沿百老汇大街走走，买一个热狗。而在这个地方，你如果在贝弗莉大街散步，警车就会请你上去。

哦，至少安妮还有纽约。从信上看，她经常出去，但从不提及有什么中意的人，大概还在等莱昂吧。是这样，这可以在信中隐隐约约感觉到。

而此刻詹妮弗在等什么呢？等着度过这一天？今天晚上有个宴会，对此她一点儿也不感兴趣，不过这总比和托尼一起打牌强些。他常常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牌局上，因为米里亚姆总在他背后看着，告诉他每张牌怎么出。如果米里亚姆偶尔让他自己考虑一下，那该有多好啊。

她呷着冰块已溶化了的可可，喝起来怎么象一剂缓泻药？她懒得到屋子里另换一杯新鲜的。宴会——不会有意思的，纯属业务性质。托尼准备在狄克·米克的新片子里担任主角，因此她必须显得举止文雅、彬彬有礼。米里亚姆不断在她耳朵边唠叨，“举止文雅，彬彬有礼”。“在这个地方不要竭力装出了不起的样子。在这里你算不上什么，

这儿的每个人都有来头，所以你一定要举止文雅，彬彬有礼。”

她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，象一具咧着嘴笑的僵尸一样漂浮在各个宴会之间。她没有交上一个朋友。米里亚姆说得对，美貌在好莱坞是廉价商品，这儿有几百万美人都默默无闻，不值一文。在施瓦布俱乐部闲逛的姑娘们长得都很漂亮，连路边餐馆的服务员也颇有姿色——而多数的大明星反倒不是相貌出众的美人。简·怀曼长着一副活泼的面孔；巴巴拉·斯坦威克潇洒、时髦；罗莎琳德·拉塞尔也是这样，琼·克劳福德很引人注目。天啊，这才发人深省呢。这么多年来她一直认为自己身上有些了不起的东西，她的牙齿整齐，鼻子端直，乳房丰满。可大乳房已经不入时了。阿德里安和特德·卡萨布兰卡以及其他一些服装设计大师设计了一种宽肩款式的服装，而大乳房不适合穿这种服装。

这又将又是一个无聊的夜晚；她平平常常，只是波拉夫人，一个有前途的新秀的妻子。哦，是的，有人大概会说，他上电台了。但在这里，这算不了什么——你必须演电影。即使这样，妻子也算不了什么。事实上，妻子的社会地位和电影编剧一样——必不可少但又没有荣誉。在宴会上连小名气的演员也能受到较多的重视，因为他们总是有希望的——随时有被导演选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可能性。她们了解制片人，这些人总有令人感兴趣的秘闻——某某大明星在演到高潮时总是大声喊叫：“妈妈！”某个影界大人物想让他妻子去监视……是的，小名气的演员在宴会上常常受到更多的注意。但是妻子呢？——妻子总是处于两难境地：太受人尊敬，人们又不敢接近她们；太无足轻重又不能赢得人们的敬慕。在

大多数宴会上，她都在酒吧间和那些雇来的服务员闲扯过去的日子，这些人都是从纽约来的，常常满怀深情地谈论萨蒂俱乐部和林迪俱乐部。和这些人聊天，比和那些被丢在一边的妻子们谈话更轻松，因为她们只关心仆人问题和网球。

她甚至不能象婚前那样随心所欲地买东西了。到这儿的头五个月里，米里亚姆只允许她买了一件晚礼服。“你的衣服比百货大楼的还要多”，米里亚姆曾哼着鼻子说。她大概没说错，可我不喜欢它们了呀。难道说米里亚姆没有意识到穿新衣服的重要性吗？米里亚姆只有式样相似的三条裙子，而参加宴会时，她竟穿一条已穿过五年的蓝花边长裙和一双白色矫形鞋！

米里亚姆每周给她五十元零花钱，她全寄给母亲了，而母亲还是说不够。她想尝试着和托尼谈谈钱的问题，但又几乎见不着他的面。他不是在录音就是在学新歌，要不就是排演广播剧。吃饭时米里亚姆又总在场。夜里，他们单独在那一张大床上时，他又成了原来的那个托尼，只顾贪婪地享用她，完了之后，她就抓不住他了。她曾试图解释说，如果自己能成为他生活或事业的一部分，她就不会烦恼了，但他似乎不理解：“这一切归米里亚姆管——找她谈谈。”

她一提到钱的问题，得到的还是同样的回答：“和米里亚姆谈谈，她会满足你的一切要求。”而米里亚姆则用各种各样的话搪塞她：“要钱干什么？我负责买吃的、喝的，你只付煤气费，五十元的零用钱足够了。”

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，她在游泳池旁边还能再坐多长时间呢？这一周她已读完三本书，今天才星期五。阳光又潜入

阳伞下面来，她跳了起来。她必须做点什么，到哪儿去走走。妮莉可能在家，她刚拍完第二部片子，制片厂给了她一个月的假。她走进屋去换上裤子。妮莉的第一个片子得到了好评。她为妮莉高兴。她看过这个新片子的试演——效果很好。她不经常见妮莉，两人只是偶尔在电话里说说话。但妮莉的电话号码刚又变了，她没有她未上号码簿的新号码。

她开车过了八条横街——在加利福尼亚人们是不走路的。反正妮莉如果不在家的话，她可以去施瓦布俱乐部。悉尼·斯科尔斯基也许会在那儿，他们可以坐下聊聊。悉尼喜欢好莱坞，但他也能理解她的想法。

梅尔开的门。他穿着游泳裤头，胖了一点，晒得黑红的肤色使他看上去很健康。他把詹妮弗领到游泳池旁边：“吃午餐吗？我在吃三明治。”詹妮弗摇了摇头，在伞荫里坐下。他们的游泳池和她的很相似，都是腰子形的，同样大的小更衣室，同样的网球场和栅栏。她的视线转向远方紫色的山峦，心想，梅尔整天也这样闲坐着吗？

“妮莉在制片厂，”他解释道，“试装呢。”

“我以为她有一个月的假呢。”

“不错，在拍摄前是有一个月的假，但在这期间要试装，检验化妆，照广告照片。不过她快回来了。喂，你听说了吗？特德·卡萨布兰卡负责给她设计服装。”

“她可真成了大人物了，”詹妮弗说，“特德除了大明星谁的服装也不设计。”

梅尔隆起他那瘦骨嶙峋的肩膀：“只有在好莱坞才可能发生这种事，仅仅因为某个男性同性恋者恩准为她们设计服装，女士们都能高兴得昏过去。在别的地方，你只要给钱，

就能得到这些东西。在纽约，萨科斯用得着担心顾客穿上他设计的服装是否漂亮吗？可在这儿，什么都是社会地位的标志。妮莉现在正在节食——不可笑吗？”

“为什么？她发胖了吗？”

“她现在体重是一百一十八磅，向来都是这样。她身高五英尺五——体重正合适。但这位卡萨布兰卡——要她再减去十五磅，说这样她的脸蛋会更吸引人，衣服穿上也会更漂亮。她现在吃一种绿色小药丸……别的什么也不吃。”

妮莉突然回来了。还是老样子，气喘吁吁的。看见詹妮弗，非常高兴，“你听说了吗？”她大声叫道，“特德负责我的服装设计！哦，詹妮弗，他太了不起了！我会变得更漂亮。他正在为我设计迷人的服装——看上去装饰简单但却亮眼。好家伙，想起那件紫色波纹绸长裙就讨厌！特德说，我应该象个淘气的小姑娘，但要优雅自然。我毕竟十八岁了——正是好时候。”

“听说你在节食。”

“是的。梅尔，给我拿些脱脂牛奶来。你要点儿什么吗，詹？”

“来点可可吧！”

“我们只有汽水，我不放让人发胖的东西。梅尔，给詹来点柠檬，怎么样？”妮莉看着他走进屋里，然后转过身来，她那孩子气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露出焦虑的神情。“唉，詹，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，他变了——赶不上潮流，什么都做不好。”

“我不这样认为，他为你做了这么多宣传，《银幕世界》上的那篇特写棒极了。”

妮莉摇了摇头。“那是制片厂搞的，他们只让他写了草稿。他总是碍事，他们不让他在场——说他在场时我总显得很局促。特德·卡萨布兰卡说他是这个城里的笑料。”

“我可不认为有那么严重。你知道那些可恶的同性恋者是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的。”

“同性恋者？”妮莉两眼冒火，“不要这样叫他！噢，他……他很好，真的！他才三十岁，已经挣了三百万，他不是同性恋者！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，你以为我今天去做什么了？试装？那是我对梅尔说的。我们一直在干那……我和特德……尽情玩了一番，就在他那豪华的带空调的工作室。我来告诉你，他不是……”她猛地停了下来，梅尔用盘子端着她们的饮料走过来了。

“我体重已减了五磅，”接过梅尔递过来的牛奶时她说。她拿出一个瓶子，把一个带有斑点的绿色胶囊扔进嘴里。“多么伟大的发明，”她说，“太妙了，詹，真能减退你的食欲。只有一个问题，它们让我兴奋得睡不着觉。”

“试试色肯耐尔斯。”詹妮弗说。

“真起作用吗？”

“绝对。那红色的小药丸能让你所有的烦恼都扫光，让你夜间美美地睡上九个小时。”

“不骗人？我要试试，梅尔，马上给霍尔特医生打电话，让他给我送一百丸来”。

“一百丸？”詹妮弗惊呆了，“妮莉，它们可不是阿司匹林，每天夜里只吃一九，没有哪个医生会给你二十五丸以上的。”

“不给？哈！敢打赌吗？霍尔特医生是制片厂的医生，我要什么他都会给。梅尔，现在就去给他打电话。”梅尔蹒跚着去打电话了，“每天夜里就吃一丸，嗯？”

詹妮弗点点头。她想用不着告诉妮莉她有时最多吃三丸，一丸就可以帮助妮莉入睡了。再说，她也准备减量——把托尼的事解决后。

梅尔打电话去了。妮莉一直望着他走出门，然后把椅子拉近詹妮弗：“我必须想办法避孕，梅尔这个狗娘养的想让我怀孕。”

“我原以为你想要孩子呢。”

“不要他的，我打算甩了他。”

“妮莉！”

“你瞧，他是个累赘。说真的，詹妮弗，他完全变了。一点儿都不刺激。我给头儿谈过了，他同意。梅尔总碍事。他坚持说我不应该减肥，一直叫嚷象这样就很好。为了变成有魅力的真正的明星体形，我才减肥，而他墨守成规。真不值一提。再说，他也不会顺应潮流改变自己。只是我必须小心行事，这里的東西都是共同财产，梅尔有权要一半。”

“你会怎么做？”

“正在解决这个问题。”她放低声音说，“头儿在东部要给梅尔安排一个美差，在一家一流的广告公司任职，我将怂恿他去。头儿正安排捉他的奸——你知道——等他正和一个姑娘寻欢作乐的时候。这样我就可以提出离婚了。”

“妮莉，你不能这样做！”

“唉，我没有别的什么办法？上星期我暗示了一下，你猜他怎么着？他象个孩子一样哭了起来，说离开我他无法活

下去。这不是累赘吗？我需要——一个能告诉我怎样做的男人，一个能依赖的男人，而不是一个依赖我的男人。最终我只能被他弄得怀上孕，这样，他永远也不会离开这儿，连纽约也不会去了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他会接受那个工作？”

“我要迫使他接受。我还要告诉他，如果他干得好——工作出了成绩——我就去找他，在百老汇演电影，生孩子，定居在纽约。”

“你会这样做吗？”

妮莉奇怪地望着她。“离开加利福尼亚？离开这所有的一切？你疯了？我是在这儿成名的！拍完下一部影片，我就成为一个有资格的明星了！”

“可你在纽约，在百老汇也可以成为一个明星呀。”

“百老汇的明星？妙极了！那是赔本生意。在这儿就不同了，在这儿成了一个电影明星时，你就成了全世界的明星。你知道我的片子正在伦敦上映吗？想想看！伦敦都知道我是谁！演一次电影我就比海伦演一辈子戏还出名十倍。电影明星有明星的待遇，什么事都有人替你安排。在纽约的时候，我记得海伦得跟我们这些普通演员一样坐火车去新哈文，在四下透风的化妆室化妆。啊，我们制片厂的盥洗室比剧院那些明星化妆室都好。我的化妆室是个四周带游廊的平房，和海伦在公园街的那个公寓一样大。如果你是个红人——我现在就是——他们事先就会替你安排得好好好的。前不久我向头儿说，头儿——是我们对C·H·比恩的称呼，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个子男人……和霭可亲，你可以象对父亲一样跟他说话。我从来不知道我父亲。我刚才说

我向头儿说，我想减轻些体重。嘿，你猜他怎么着？他在我的化妆室外又修了个蒸汽浴室，并专为我雇了个女按摩师，都由他们出钱。我随便要去什么地方——比如说去参加开幕式之类，他们就给我派车、派司机，并借给我裘衣和长裙。如果我的下一个片和头两个一样成功，头儿说他就重新给我订个合同，加工资——也许每周两千元。”

“钱是不少，妮莉。”

“哟，约翰逊·哈里斯公司说我值得更多。看样子他们大概会插手。重新谈判的时候也可能会定下每周两千五百元呢。我自己或许也能争取到这个数。在这儿我只需要打个响指，就能得到我想要的一切。头儿说大概一年后我就可以退掉这所租来的房子，在贝弗莉山上买一幢房子，那样更时髦。”

“为什么不缓一缓，先攒些钱？”

“干吗？我不必再担心什么了。知道为啥吗？因为我有天才，詹。在东部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儿，我原来一直认为谁都会唱歌、跳舞。但在我的第二部片子里，我发现我还真会表演。你见过我哭吗？那可没有用甘油，导演只是给我说戏，他一谈那个姑娘的处境，我就体会到了，真的哭了起来。”

詹妮弗点点头。“你弄得我也哭了，上个星期我看了预演。”

妮莉伸开两臂：“我喜欢这里，我适合在这个城市。”

梅尔过来了“药丸马上就送来，霍尔特说这个主意不错。”他坐下又说：“今天晚上看电影吗，妮莉？”

“不行，明天早上六点钟就要起床，试色彩。”

他神情忧郁地望着游泳池。“我不必在什么限定的时间起床。整天坐在这里，我快要疯了……”

詹妮弗开车回家路上一直想着梅尔。突然，她想，不知托尼是怎样看待她的。她也成了累赘吗？如果托尼这个电影演不成，她打算坚持要求跟他一起回纽约，在那儿他可以演广播剧。不过他可能会演这个片子，她知道他会。这样她就被困在这里，过不了多久托尼就会对她开始产生妮莉对梅尔那样的想法——如果他现在还没有的话。电影里有一个女主角和他配戏，还有那些年轻小演员也会追求他。她不知道她还要象现在这样呆多久。她差不多整整二十七岁了，很快就会开始现出……

她突然想起一个主意，差点儿闯了红灯。以前怎么没有想到这一层？孩子！她要生个孩子！这将使托尼离她更近些，她也好分分心，有个寄托。哦，天啊，她将多么爱自己的孩子……他们彼此这样亲近。要个女孩子，一定得是个女孩！她相信自己会成为一个好母亲的。她到家时兴奋极了。这件事将是她的一个秘密。

她精心打扮了一番。今天夜里她要开始实行这一新计划！

八月份是没有来月经的头一个月。开始，她激动得什么也说不出。到了九月份，还没有来月经时，她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她的腰粗了两英寸。

她去找医生。医生证实了并祝贺她。托尼正在专心录音，她不能打搅他。但她必须告诉一个人，她想对正在指挥交通的警察大叫，告诉他这个消息；她甚至想去施瓦布俱乐部大声向那儿的每一个人宣布。但这样做可能还远远不够，说

不定托尼还想在报纸上发表重大新闻呢。妮莉！她要告诉妮莉！差不多五点了，妮莉白天的拍片也该结束了。

她开车到了制片厂，守门人让她登记后，指了指到妮莉那个堂皇的化妆室的方向。妮莉正在接受按摩。

“喂，进来，”她叫道，“你来的正是时候，今天晚上我正准备给你打电话呢。猜猜是什么事——梅尔明天动身回纽约！一切都办妥了。”

“还是因为特德？”

“当然！你认为我是什么人？放荡女人？我是主张做只要一个男人的女人。我和特德……”她停了下来，对按摩师叫道：“好了，不用按摩啦，快走吧。我想和我的朋友说说悄悄话儿。”

那个女人走后，她把毛巾扔到一边“喂，你觉得这个流线型的新妮莉怎么样？我现在腰围是二十英寸，体重九十八磅。”

“特德喜欢你这么瘦？”

“当然喜欢！”她穿上一件长袍，“他甚至喜欢我的小乳房。它们又缩小了些。他说大奶子使他联想到母牛，并且在宽肩款式服装里显得很糟糕。和梅尔的事一解决我们就结婚。猜猜看，还有什么？我们要签一份婚前协议，这是头儿的主意……这样我们双方就都知道我们结婚是为了爱情，而不是为了彼此的金钱。”

詹妮弗勉强笑了一下“妮莉，猜猜我有什么事？我怀孕两个月了。”

“哦，天啊！”妮莉立刻露出关切的神情，“嗨，巴沙德纳有个人，都说他技术很高，不管谁怀了孕，头儿都送到

他那儿去。开始他先试着注射些什么药，如不行……流产很容易，他甚至还用麻药。”

“妮莉，你没有听明白，我想要这个孩子，我是有意怀上的，现在我非常高兴。”

“噢，说得多么好听，不可思议。听你一说，倒真看出来，不过你失去了你那漂亮的细腰。”

“只要有个漂亮的孩子，谁还在乎这些。”詹妮弗模仿着妮莉说的“漂亮”这个词。

妮莉温厚地笑了。“一切都结束后，我送给你一些绿色药丸，帮你恢复体形”。

“这些药丸倒真帮了你的忙。”

“不错，不过麻烦的是要一直服用。我只要一停下来，食欲就猛增，吃起东西来简直象发了疯。而且服用后很兴奋——浑身象着了火，似乎能不停地跳几个小时的舞。为了那红药丸我每天晚上都赞美你，它们真救了我的命。哦，你试过黄药丸吗？它们叫耐波他。如果你各吃一丸——一个红的、一个黄的——哎呀！睡得真熟啊。我自己试出来的。红药丸使你很快入睡，但六个小时后就失效了；黄药丸见效慢些，但持续的时间很长，于是我想，为什么不两种都吃呢？我也只在周末这样吃，有时竟睡十二个小时。”

“现在我怀孕了，不准备再吃什么药，怕对孩子不好。”

“对，是这样，不过你如果不睡觉，就会变得很难看，对吗？”

“我顾不上自己的容貌了——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，我想要个十全十美的孩子，即使整夜失眠，我也不在乎。”